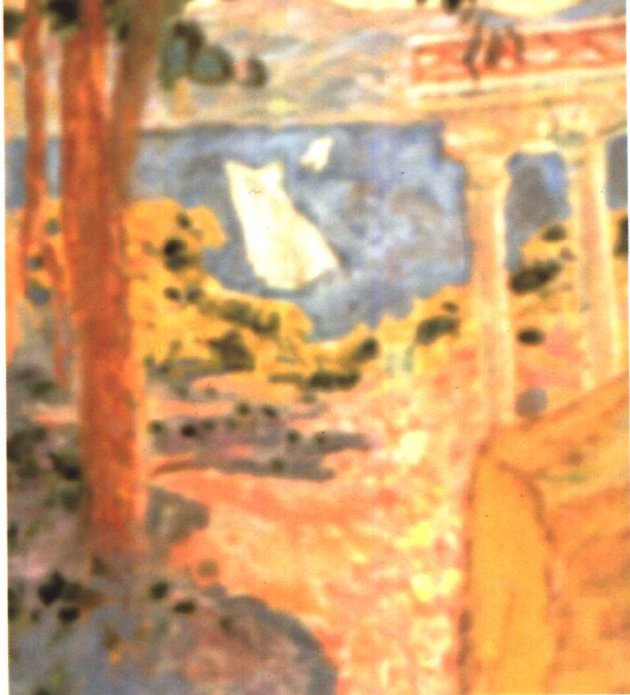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情感系列
卷·福·四·第

法国
畅销作家
点石成金的
散文佳作

[法国] 菲利普·德朗 / 著
(台湾) 丁以如 / 译 林妙贞 / 审译

迷走幸福回廊

Le Portique

“那儿需要一处回廊”

晕眩的男人告诉自己。

当生活的热情渐趋平淡，
幸福，已从身边悄然溜走？

还是仍在某个触手“可及的地方”？

在波涛涌现的攀藤蔓下，
“回廊中人”将往何方？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情感系列
卷·福·四·中

[法国] 菲利普·德朗 / 著

(台湾) 丁以如 / 译 林妙贞 / 审译

Le Portique
迷走幸福回廊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走幸福回廊/(法)德朗著;丁以如译. -北京: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,2004.1

(幸福四书)

ISBN 7-5057-1935-1

I. 迷… II. ①德…②丁… III. 幸福-通俗读物

IV. B8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3793 号

书名	迷走幸福回廊
作者	法国 菲利普·德朗
译者	台湾 丁以如 林妙贞 审译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.125 印张 90000 字
版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	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5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935-1/I·500
定价	14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 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1-2815



【系列编序】

翻阅灵魂的一颦一息

a la mode, 一个法文字, 是关于朝生暮死的“流行”, 是宇宙时间轴的真实, 也是这个时代对时间的知觉方式,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——地球村。但是等号的右边, 是娱乐、网络、WTO、股市等声息相扰的经济活动? 还是生存在其中的人类, 因这些交流所产生的错综复杂关系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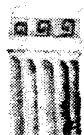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所谓的 e 世纪, 许多人开始焦虑电子科技会造成书籍的死亡, 就如当初电影发明时, 很多人忧心文学即将没落, 但是一个世纪已过, 我们亲睹文学依旧屹立的事实。a la mode 系列丛书就是一本本关于现代人的生存故事, 借由这扇通往心灵的窗口, 你将瞥见生命之流的某次惊蛰、鼓噪与寂灭, 而你也将在其中蜕变重生。



a la mode,是关于“轻”的嬉游,欲在繁琐重复的日常生活中——也就是“重”,寻找一线裂缝。书中充满轻盈、琐碎、渺小的事物,是人类与天地万物相会感应的诗歌。莫名地,你突然感到轻微刺痛,意识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你只是假装不在乎,没有热情,也没有悲哀,只是不忘呼吸,继续地生存,那你就会懂得在浩瀚书海中,为何是这本书与你相遇?

被你握在手里的每本书,潜藏着一个执念、一抹微笑、一字密咒、一局赌注……只有待你翻阅的一刹那,禁闭在书中的魂灵,才得以释放,也惟有如此,关于你自身的求索,才得以翱翔。

深深吸一口气,游戏即将开始,准备好了吗?



【推荐序】

一转身，回廊不见了

萧 蔓

仿佛《山居岁月》(*A Year in Provence*)的深刻版。同样是悠闲、动人的法国小城生活；同样是乡居田园的中年男人。

《迷走幸福回廊》(*Le Portique*)少了一点异乡旅客的轻松、诙谐、简单明了，却多了一些现实生活的层次、细腻与淡淡的忧愁。

“可是要如何道出一种难以捉摸的不适呢？”故事一开始，作者菲利普·德朗透过交织欲望与毁灭的包法利夫人，向我们揭示了这本书的企图与困境。

企图是用文字，捕捉这难以捉摸的不适；“我们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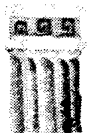


以为坚强，身心俱静，忽然，一阵晕眩、一股隐约的不适，转瞬间一切都不一样了，这样的状况随时都会发生。在面包店排队、到邮局窗口前等候、与人站在人行道上寒暄几句，一切忽然都变得好艰难。”

困境是，就算捕捉到了，也没有谁能够对这种“不适”理直气壮，即使是德朗；“很快的我们产生了罪恶感，但却于事无补；有些人因为残障、癌症、艾滋病受尽折磨，我们有何权利叫苦连天？想到这儿，不禁火气上蹿，觉得自己真是愚昧得可以了，我们又还不会死。”

以往，德朗的文笔作风，倾向于“避重就轻”；即便是沉重的主题，例如孤独、例如失去，也都描写得轻盈、飘逸、不着痕迹，前两本书《第一口啤酒的滋味》(*La première gorgée de bière*)、《一直下雨的星期天》(*Il avait plu tout le dimanche*)，为他贴上了“轻文学”的标签。

相较之下，《迷走幸福回廊》直接面对严肃的主题；一个四十五岁的中学老师，住在有巴尔扎克时代感觉



的诺曼底小城,钟爱的妻子,一双成年的儿女,被认为一天到晚都在放假的工作,惟一的风险是十二年一次的督学视察。

这样的山居岁月,理当幸福圆满,却因为莫名的惴惴不安,失去平衡、“舌头常轻轻地嗒嗒作响而不自知……”,德朗笔下的斯巴斯典显然得了忧郁症,不仅会忽然一阵晕眩,也会“在书店里因为不适而无法翻阅书籍常让他不禁泪水盈眶。”

除了斯巴斯典的不适,这本书用了极多篇幅,描述乡村生活的庭园、土壤、栽种、花卉……但它绝不是一本像昆德拉推崇的捷克作家卡沛克(Karel Capek)所写的《我和花草有约》(*The Gardener's Year*)歌颂园艺的书。反而是手艺笨拙,与园艺格格不入的斯巴斯典,试着找出花园内最微不足道的启发。其中,包括决定在自家花园里架设一个“回廊”。

他的妻子高兴地赞同,因为“希望他凭借这个计划能稍微忘却身心的不适”,他自己也对回廊有着一丝期



待,因为:“‘回廊’(portique)这个字里含有‘门’(porte)的意思,代表通道。即使他现在还不知道此路通向何处,但随着建造的工作,他将慢慢理出头绪。”

建造回廊的寓意,贯穿着整本书;中年忧郁与乡村园艺、年华老去与四季栽种、忆往伤逝与古琴演奏,拆除中的传统杂货店、改革中的教学方式、成长中离家的子女……读来,处处是浓厚的自传叙述。

其间,回廊造好了,“当夜幕低垂,他不再极其肯定自己是否支配着自己的生命,但不管是或不是,回廊已经完成。”

完成的回廊,小心翼翼地陪着故事延展,就像慢慢理出来的头绪;“花园内流逝的时刻正是为了这简单永恒的瞬间,以及手里的一瓶橘子水。他将重新相信幸福,对此他是毫无主导权的。”

退到回廊之外,一转身,回廊不见了。



【导读】

与忧郁分不开的幸福

林玫君

虽然《第一口啤酒的滋味》使他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畅销作家,菲利普·德朗仍然维持原来的样子。脸上笑笑的,言语慢慢的,安然地住在诺曼底,平静地在自己执教多年的中学继续教授法文。相距两年后,他再一次以沉着之笔写浮嚣生活中的潺潺波流。深刻而细腻,简洁而平实。以诗意明畅、富音乐曲调的句子网住日常生活的吉光片羽,掬起稍纵即逝的悸动惊异。

当大部分受他感动的读者又急切或无可奈何地投入时间、工作与金钱的盲流中,德朗不愠不火、不疾不徐地赞叹单调贫乏日子里小小的喜悦、大大的快乐。当今法国作家笔下的世界肉欲横流,人情淡薄,或悲观、或绝望、或卑劣、或犬儒,他的小说却清淡而宁静。



读他的小说,就像是与朋友细品生活啤酒的沫沫。他的朴实在这奇光异色的世界显得意外,他的诚挚在这沸沸扬扬的年代显得不协调,甚至是一种挑衅。

《迷走幸福回廊》延续作者一贯的风格,是私语,没有故事的故事,像耳边吹过的微风,不知不觉地,将我们带到与作者相像的人物世界里,让人以为这个寻常、平凡的经历其实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过程。没有高谈阔论,辞藻也不华丽,就是知己般的相亲,勾起心底潜藏的回忆,触动深埋的感觉。《迷走幸福回廊》使人重新感受那曾经有过的私密,对物质的短暂,对时光的流逝,对生命不可避免的皴裂,模糊的喟叹。简单、准确、赤裸地呈现存在的本质。

平和的文体下其实隐藏不平 and 的基调:不适,包括身体的与心理的。不是大病大痛,只是晕眩、抽搐,不是真的精神抑郁症,而是蓝色的忧郁、感伤。

《迷走幸福回廊》的主人翁斯巴斯典·赛内卡有着与作者一样的年龄,一样的职业,一样的法国外省乡居



岁月，一样和谐的家庭生活，也跟作者一样不喜欢引人注意，喜欢享受孤独。长久以来，他一直以为自己很会过日子，也一直认为这种会过日子的能力，“跟其他的运气没有两样儿，就像拥有健康的身体是犯不着自负或羞愧的。”

但一阵晕眩，一股隐约的不适，转瞬间便使他发现自己原来无法保持一贯的盈泰。对于一向热爱的职业生涯也开始产生质疑，随心所欲地教了二十年的书之后，渐渐觉得力不从心，疲惫沮丧。曾经富有意义的一切倏忽成为空虚的一片。盛年的斯巴斯典，第一次发现年龄的脆弱。在生命的中点，他突然意识到已过去的时光，和所剩下的日子，老之将至迫使他检视自己的生活，他面临做总结的危机。

为了转移情绪，他开始注意平日不甚关心的庭院。突然他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——一个字眼，一个有着声音、画面的字眼在他脑中浮现，仿佛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。“回廊”，一个他的文化素养可以依附，他的想象可以投射的字眼。一想到这个字，就可以“看见身



穿白袍的哲人闲步其上,陈述他们的思维,灵魂的平静以肢体的完美协调流露出来。”

当幸福似乎已残酷地从身边溜走,又仿佛停留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时,“回廊”这个字促使斯巴斯典思考人生的态度。他是倾向伊比鸠鲁学派——尽情于繁花、盛绿、美食、享乐、禁果中,还是亲近定期在雅典的门廊聚会而自称“回廊中人”的斯多葛学派——追求清癯、禁欲、专注?答案是否就在花园当中?任其青黄枯荣,开开落落,还是要精雕细琢,巧思安排?

伏尔泰曾借着笔下人物憨第德的口说:“必须耕作我们的花园。”斯巴斯典决定筑一座回廊。就在庭院的中间,让藤蔓攀爬其上,形成一红花绿叶的拱门。他要借由整理花园,使之重新成为自己的领地,同时理清布满紊乱沟痕、芜杂枝叶的心田。他开始观花观草,重新发现它们的世界。在一片泼绿中,所有的东西都有了自己的生命:浇花的水管“懒洋洋的在旧洗衣板周围缓缓波动”,而紫萝兰“在灌木丛中慢慢地生长,质朴坚硬,带着四十岁女子优雅风韵的感性微笑。”



同时斯巴斯典伺机捕捉寻常日子所有可能的欣喜,每一种生活的滋味:涂满奶油巧克力的吐司、早晨的广播节目、牙膏的薄荷味……回首处,驻足时,科利特(Colette)、纪沃诺(Giono)、普洛斯特(Proust)或奈瓦尔(Nerval)这些他所熟悉的作家,就将他带到诗的境地、文学的国度。他去观赏儿子的马戏节目,他到巴黎重温因考试繁重压力而不再爽朗女儿的笑声,他静默地凝听妻子古低音提琴的练习。慢慢地,这些数不尽、微不足道的感受将他由昏沉的麻木中唤醒。

刚开始当斯巴斯典对妻子提出他的计划时,卡蜜儿告诉他“回廊”这个字并不恰当,然而他却仍然坚持使用它。他解释:“‘回廊’这个字里含有‘门’的意思,代表通道。即使他现在还不知此路通向何处,但随着建造的工作,他将慢慢理出头绪。”事实上,回廊开启两扇门,其中之一或许朝向曾经蓬勃活跃而今凝滞消沉的法国文学领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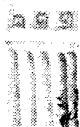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除了老化的忧郁之外,斯巴斯典还有另外一



种沉痛:伤逝从前的法文教育。斯巴斯典的不适不是突如其来,有一部分来自他工作性质的改变。曾经他的教学热忱来自与学生良好的相互激发:“他越努力交付一些省思、意境、特殊的体会,学生们就越渴望发表、写出他们本身的观感。”现在他感慨:“其实自己曾度过一段法文可与生命结合的黄金岁月。但在这个时代它却如沉痾般地被规格化、消毒灭菌和日益庸俗。”

一场语言的战端开启了这扇门:斯巴斯典与到校视察的督学展开一场关于法文教育的争论。这场视察是对他多年来教学方式的评鉴,对于已经迷惑不安的他,无异是一项双重的考验。但斯巴斯典不顾他的职业前景,尽情地抒发他的职业信念。面对督学的制式僵硬,他提倡随性启发:

“您所谓的改革是建筑在失败的基础上,而二十年来我从未有这种失败的感觉,但如果您逼我使用您的教学法与大纲,再配合您的官僚作风,我想不久之后我就会有‘失败’感了,只有拥有自由思想与意识的人才能成为一位好的文学老师。”



事实上,德朗借着斯巴斯典说出他身为法文教师的体会与信仰。他曾在接受杂志访问时表达他对法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,并如此描绘他的职业:“要成为好的教育者,必须暴露自己以引起别人同样的行为,因此会使自我处于危险的状态。在这个行业里,必须冒险,把自己当成赌注,这样才会引起学生相同方式的学习。”教师以自身的安危,随时的自我调适为学生开启一扇心灵成长之门,与督学的辩论则使斯巴斯典得以度过职业倦怠,重新找回教书的动力。

花园中的回廊还有另一扇门,传来一个遥远旧地的召唤。它是一个起点,引领斯巴斯典去“别处”冒险:长久以来被杂草湮没的庭院彼端,那被弃置已久的谷仓。这里就像微光下灰尘密布、充满家庭回忆与秘密的阁楼,也像散出潮湿味的丰沃泥土,保存上一季的收获、酝酿下一季成熟的地窖。斯巴斯典大刀阔斧把它改为剧场,使自己对戏剧,妻子对音乐,儿子对马戏,女儿与男友对短剧的兴趣有表演的场所,使久未见面的朋友有相聚的地方。



通往“他方”的通道则是一条幽微的小路：“无论从修剪过的小径往哪一面望去，高长的草都不再杂乱无章、弃置待整，而是显出懒洋洋、繁荣茂盛的特殊品味。同时，短草形成的细犁沟印证现实的强取豪夺；若任凭草根朝两侧蔓生，虽是出于玩乐的做法，但一段时间过后，也会出现严密的轴线方位，那种严密性成为植物有能力征服外在的象征，赋予了植物应有的价值。”

现实中，由谷仓改头换面成的小剧场是斯巴斯典与自己、与家人、与朋友缅怀过去或憧憬未来的地方，而心灵的小剧场则让他重新发掘自我原本黯淡阴郁的角落，经过探勘开垦，赋予它全新的容貌与光景。通往它的路径则保持神秘与勃发，每一次往返皆是挑战，心灵的开发永不枯竭。

顺着连绵持续的时间顺流而下令人忧伤，但两岸的景色却可使人忘了人在河上，水在流淌。这本书铺陈对时光流逝的忡忡忧心，也细品日常生活中使人忘记时光飞奔的快乐片刻；既诉说唾手可得的幸福，也不